



中國當代校園才女文學叢書

陳昌本題 九·一序



# 爱情泡沫

# 沫

赵霄  
著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## **中国当代校园才女文学丛书**

---

**书 名 爱情泡沫**

---

**作 者** 赵 霄 著

**责任编辑** 刘铁薇

**封面设计** 将 宏 屈剑峰

**出 版** 敦煌文艺出版社(730030 兰州第一新村 123 号)

**发 行**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*印 刷** 北京医科大学印刷厂

**开 本**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**印 张** 9.75 插页 4

**字 数** 250 千字

**版 次**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**印 数** 1—5,000

**书 号** ISBN 7 - 80587 - 457 - 3/I·412

**定 价** 16.00 元

---

(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)

**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**

賀中國当代校园才女文学丛书出版

文学新星

希望之光

陳昌本題

九、  
丁

# 背着青春足风流

## ——序

每每看见许多二十来岁的女孩子、背着一个三角形的皮革袋子在大街上匆匆走过，一个个婀娜多姿，让人羡慕——美，潇洒。我不知道商店里出售这种袋子的名称，却顽固地称它为“青春包”。啊！幸福的青年们，背着青春满处走。

青春是美丽的，宝贵的，也是神秘的。这青春包里装的是什么呢？你可以有千百种的猜想，但是这里的秘密谁也不知道，只有她们自己知道。

有目的地把高校中那些有文学才华的女青年的青春包打开，给她们提供一个发表自己作品的机会，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。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，一代一代优秀的作家，都是从这青春年华开始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大厦添砖加瓦的，特别是女作家更是如此。培养作家并非易事，创作有它自身的规律，但在未来的世纪中，靠自己产生，不合时代科学发展的规律，怎么办？就要培养。文学新人没有文化不行，没有生活不行，没有驾驭生活和文字表达能力不行。一般年龄大了不行，年龄太小也不行，根据人生发展的阶段，这背着青春包的年龄是最恰当的，在这个年代她们把社会，把世界都塞进包里，背

在自己的背上。培养高素质、高水平的女作家群，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，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。

中华曲艺学会在过去的几年里为曲艺事业的继承、发展、创新，特别在曲艺理论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。现在又策划推出“中国当代校园才女文学丛书”，把这套丛书作为迎接二十一世纪的礼物。计划连续出三年，每年六本，总共十八本。中华曲艺学会认为：尽管中国在当今世界上是“男女平等”做得最好的国家，但在社会生活中仍有不少重男轻女的现象，影响女青年的才华发展，所以把这套丛书定位在女青年。从编辑部的计划到已编出的新书，都是反映现实生活，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较高的文学水平的新人新作。可以说年轻的中华曲艺学会，向社会敞开自己的心扉，抖落自己的青春包。

刘颖南

一九九八年五月于北京

(作者系前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，  
中国作协会员，中华曲艺学会副会长。)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..... (1)

“是啊——”南子的“啊”字里包含着因感伤而叹息的成份：“这是件很不幸的事。有些事，是不可逆转的，尽管明知结局不幸。如同我们明知一天天走向死亡，仍要一天天走下去一样……

## 第二章 ..... (20)

.....想一想，一个活人和一个死者之间又有多少的差距呢？死者有没有可能在他们的世界里说，他们本身是活着而世间的芸芸众生是死的呢？也许，死是进入生命的更高层次吧……

## 第三章 ..... (31)

.....我有了更重的酸涩，还有种被命运放逐和被生活所抛弃的漂泊感。在飘飘洒洒的雪花中，我脑子里有点混混沌沌。雨是天空的泪，那么雪呢？雪也是天空的泪，凝固的泪，变形的泪。

## 第四章 ..... (48)

.....我享受着这种倦怠的幸福，流动的空气像晃动的梦。想到夏宇，我便想让回忆变得连贯起来，可努力搜寻，一切依旧是零散的。但这零散的印迹，比我现在真实的世界要鲜明得多。时间宛如过滤器，它滤走的是浮泛，而留下来的却是更清晰的印迹中的情感。

## 第五章 ..... (55)

.....妈妈平静得令人犯冷。是的，不会痛苦的妈妈只有平静。我原来总认为，一味沉溺于痛苦之中的人是悲哀的，而此刻，终于意识到：完全丧失痛苦的人也是悲哀的。承受痛苦其实是种人生的能力。

## 第六章 ..... (70)

.....那时，精神几乎被现实撕成碎片，整个灵魂都洒着漂泊的血。而如今回头再看看，觉得没什么。幸与不幸，是无法预料的。推而广之，人世间大抵如此。谁是明哲？人生由始而终。爱与不爱，无论悲欢，到头来都是茫茫白骨一缕轻烟.....

## 第七章 ..... (80)

.....人其实很怪，在做什么事时，总想着为啥那么做，也为自己找来那么做的理由。其实，当你做过

---

之后，你就会明白，再多的理由，也全都归结为两个字，那就是“需要”……“是的，需要那么做”。

## 第八章 ..... (91)

.....消减？痛苦永远也消减不掉。旧的痛苦被时间淡漠，新的痛苦随之而来。.....人们在探求着消减痛苦的方式，而永远也不具备消解痛苦的能力。

## 第九章 ..... (100)

.....空洞的天上，软得可以随便捏成什么样的云，在漫无目的地转悠着.....

## 第十章 ..... (110)

.....冷风中，我有点发抖。尚海见状把他的围巾围在我的脖子上，并把我揽到他的臂弯里，我开始颤栗，颤栗中扩散着一丝暖流。

## 第十一章 ..... (121)

他，略施小计，就可以把女人弄得要死要活，随后又轻而易举的另觅新欢。.....也真是啊！女人的痴情本身就是错误！

## 第十二章 ..... (131)

.....没有什么东西更能超过音乐，让人还原记忆了。.....随着南子歌声突然中止，我的记忆也随之被掐断，心也随之滴下血.....

## 第十三章 ..... (139)

.....“虽然你轻视那种风情万种，但你更迷恋那种风情万种。你们男人，都这样.....”

## 第十四章 ..... (148)

.....由于田野的介入，我这样的夜晚也变得不再美好。曾几何时，我对田野，在心底充满了一种愤怒感，恨他剥夺了属于我和妈妈的夜晚.....

## 第十五章 ..... (160)

当时，我在绝望的哭泣声中，对夏宇产生的愤怒也达到了极限.....，后来，擦干眼泪，把一腔酸痛藏在心的最深处，带着伪饰的平静，随妈妈和苗苗，一起走入田野为夏宇操办的婚礼宴席.....

## 第十六章 ..... (171)

.....呼啸的风，撞击着我们充满感伤的面孔。我和安妮呆立在风中，望着那架从北京直达巴黎的载着南子的孕妇般大肚子的航班，淹没在云朵里.....

## 第十七章 ..... (177)

.....不记得我是怎样把大川弄到病床上的。他殷红的血滴到我的头发上，又从头发渗到我的额上.....

## 第十八章 ..... (189)

.....如今，一切都过去了，过去的一切每一分每一秒都那么的真实，真实得如水，虽然抓在手中顺着指缝溜掉了，但我却曾真实地拥有它，在它溜的过程中，真实地感受着它.....

## 第十九章 ..... (200)

“朱强是方娅用钱养的情人，而不是爱人。”大川的话在我耳边响起，我不免觉得反胃。他与方娅保持什么样的关系，我并不觉得怎么样。人各有各的活法，这对于世界来说，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。.....

## 第二十章 ..... (210)

.....妈妈与田野的婚姻呈死亡状态，而这种死亡为解体打了一个死结。这个结他们不去解开也不抛弃。我为自己那个清冷死寂，如同坟墓一样的家而感到无助。.....

## 第二十一章 ..... (218)

.....我做了不少假设，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人应该乐观地面对生活。乐观应该是一种情绪，乐观是一种心理，可此时，我却感觉到，乐观更是一种定理，定理需要情绪与心理来证明，有时，明明知道，定理是怎么回事，却没有能力来证明它。我情绪依旧

低落，我为自己而感到无奈。

## 第二十二章 ..... (223)

.....就这样，邱沣走了。我已没有任何想法，是自己学会克制了，还是情感变迟钝了？也许都不是，只是情感长了眼睛，对这些不值得在意的人或事真保持不屑一顾了.....

## 第二十三章 ..... (228)

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放弃；尤其是放弃一些最耀眼，最浮华，最有诱惑力的东西。.....做到这一切并不难，那就是锻炼好自己的自控能力。

## 第二十四章 ..... (232)

.....天空灰暗灰暗的，太阳在云层后无力地发着朦胧的光，这种朦胧令我想到“渺茫”。今天的天气就这个样子，明天也许还会持续。.....

## 第二十五章 ..... (240)

——王红目光呆呆地盯着远方的霓虹说：“.....男人的世界实在令我太失望。女人为了爱情可以不顾一切，而男人只有维护好自己的切身利益才会投注感情。”.....

## 第二十六章 ..... (247)

.....房间里静得如同坟墓一般。我觉得自己的

灵魂不复存在了，只剩下僵直的躯体，而我的记忆没有死去，泛得更加鲜活……

## 第二十七章 ..... (251)

.....他痛苦的样子令我停住脚步，我没探究这种痛苦的真实与否，但愤怒感是有所递减的。他眼里有泪花闪动。我想，男人不容易被女人的眼泪打动，而女人却容易被男人的眼泪打动。我虽然不是被他打动，但至少已经把自己要走开的步子停了下来。

## 第二十八章 ..... (257)

.....我已真的无话可说。尽管我落泪了，可心中并不觉得痛苦，只是一种怆然的无奈。结婚也好，离婚也罢，生活本来就是一种形式。夫妻也好，爱人也罢，一张薄薄的纸片就可以把这种称谓固定或消除。爱也好，情也罢，男欢女爱又何其缥缈！真如过往烟云。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

## 第二十九章 ..... (262)

.....聪明的人使用的是看不见的手段，而愚蠢的人使用的是不加修饰的态度。.....想一想，人有时候是冷酷无情点更好。无情可以做武器去对抗别人，冷酷可以做武器来保护自己。使用无情的时候，运用的是智慧；使用冷酷的时候，只要一点涵养就行。记着，无情会使人变得强悍，冷酷会使人变得理

智；强悍会使你具有威力，理智会使你圆滑。

## 第三十章 ..... (275)

我们女人真可笑。总想给情感找归宿。其实，最终还是在流浪。……归宿是找不到的，只在梦想里。现实中，你永远在漂泊。……我不离婚，他对于我，就像风筝一般。我可以让他飞得很高很远，但手中的线要抓牢。内涵也好，风韵也罢，这些都不是年轻美貌的对手。

## 第三十一章 ..... (284)

.....“死亡对于此时的我是和幸福联系在一起的。”

夜晚好静！冷风飕飕，我感到彻骨的风寒把自己的表情完全凝冻得僵直。夜空中，看不见黑暗中的星星。此时，我已无话可说。只知道明天还是要继续，车票揣在兜里，就这样，我踏上回家的旅程，一个人.....

## 第一章

天空昏暗得犹如溢满死水的池塘，空气潮湿而又空濛，呼啸的风像冤死的游魂，凄厉无助地吼着，挟裹着密集的黄沙，覆盖着浑浊的空间，一切绝望得没有天地日月之分。

这是一片远离城镇远离人群的荒原，一块长满绿草的沼泽地横在眼前，而绿草却在狂风中纯净透明，在昏暗中散发着诱惑……

夏宇伟岸挺拔的身影向我走来，不紧不慢，孑然独行。他望着我，关切的目光依然折射出迷人的光彩，俊美的面孔依然挂着柔情……

狂风涌过来，荒原里的光线更加暗淡，绿草上水晶般的露珠摇摇欲坠……

夏宇依旧缓缓而来……

一声长长的夹着唿哨的风啸，直吹得人们昏昏欲倒……

夏宇犹如儿时张开我熟悉的双臂，毫无顾忌地大声喊着我：“冰儿——，冰儿——”

前方的绿草在风中前仆后继地跌宕在沼泽之中……

我全然不顾地向夏宇冲去……

夏宇没有门牙，背着扎着冲天小辫的我。我们回归了童年

……

狂风将我们冲散。在绿草的包围之中，我们双双陷入沼泽之中……

沼泽像饥饿的大嘴，紧紧地把夏宇吞了进去……

“冰儿——，冰儿——”夏宇的喊声渐渐微弱……

“表哥，你的手，你的手——”我响彻荒原的喊声与凄厉的风声拧在一起……

夏宇的身影缓缓地陷了下去，只剩下两只手臂在沼泽中冲我胡乱挥舞……

“表哥——，表哥——”我边哭边吼，眼前一片光亮。

“冰儿，冰儿。”南子的面孔俯在我惺忪的眼前，焦急地喊我。

我终于大睁开眼。南子的背后，窗外阳光灿烂。我揉揉自己发烫的眼睑，缩了缩身子。

“昨天又写东西了吧？你写就写吧，也不要把自己整得太累。唉，咱们呢……”南子替我掖着被角说。

安妮坐在桌前，面对字典查阅着什么，她听到我的喊声，转过身，手中的笔依旧游着。

“你醒了？”安妮一边翻阅字典，一边很有节奏地说：“我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老想着你表哥，这样下去，对你有什么好呢？”

“是啊——”南子的“啊”字里含着因感伤而叹息的成份：“这是件很不幸的事。有些事呀，是不可逆转的，尽管明知结局不幸。如同我们明知一天天走向死亡，仍要一天天走下去一样。”

“其实，冰儿与她表哥之间根本就不是爱情。而是亲情和友情的二合一。”安妮对南子说，眼睛却盯着我。

“是。”南子应着又冲我做了一个夸张的生气表情：“不要老想着你表哥。听见安姐的话了吧？”

“之所以老想着我表哥，还不是没人替代我表哥在我心目中

的位置吗？”我辩护着。她们并不知道，夏宇与我并无血缘关系。

“混蛋老公，还不出来，等到结婚那天我一定要狠狠揍他一顿，问他说我在困难时你小子躲到哪儿去了？”——这句话是我的常用语。虽然我是以小丑似的、一副夸张的愤怒表情来演绎这句话的，可心里萌发的感觉是酸楚。因为每次感到心力交瘁的疲倦时，总是在想：如果能有一个可靠的宽厚的肩膀，那该多好。而此时，南子也学着我的样子，虽然也很滑稽，可我却笑不出声来。

“冰儿，你不用急的。我都快四十了。”安妮微笑着说完，还是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我挣扎着穿好衣服。觉得很累。便又躺下来。闭上眼，想着梦里的景象。

“不过，以思念所爱的人来填补情感上的空白也是一种幸福。”不用看，安妮说这话时，厚镜片后的双眸里肯定充满甜蜜感。或许，为了不使这种感觉彻底流露，她又补充一句：“思念终归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。而现实才是实实在在的。”

其实，安妮比我更留恋过去。她影集中那张泛黄的令她常常发呆的黑白照片足以证明。照片上是她曾经的男朋友。

“早在十七年前，我在 B 大学上学，我最爱的一位同学千里迢迢来看我，我真的很感动，我们在一起度过了难忘的一段时间。那个同学的家庭条件并不好。他走时，我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他。可从那以后，他就与我断了联系。两年之后，别人告诉我说他结婚了，娶的是他们师长的女儿。我当时就昏倒在地上。”

——这是安妮在一次醉酒之后拿着那张照片跟我说的。

“你知道吗？我什么都给了他！”安妮当时哭得令我的心都在颤栗。

“那你为什么还对那忘恩负义的王八蛋念念不忘？！”我那时心头所升腾的愤怒并不仅仅因为那个男人，同时还为安妮的这种毫无意义的可笑的痴情。痴情难道是种错？

“可是，后来，他死了。死在老山前线。死得像个军人。”也许是醉酒的缘故，安妮语无伦次。记得她说完这句话之后，又抓起瓶子“咕嘟咕嘟”往肚子里灌了几口，然后放声大哭……

“冰儿，”南子的喊声打断我的回忆：“该吃点早餐了。”

我看着窗外，枯干执拗的几条爬山虎间，那冉冉升起的太阳被切割成几片，像一只流汁淌液的柿子，把窗镜涂满血色。我害怕无事可干，每次空闲，我就像飘荡的游魂，不厌其烦地穿梭于对夏宇点点滴滴的回忆之中，夏宇常常走进我的睡梦。

南子套上代表她们公司形象的套服，冲我的鼻子刮了一下，她总是这样催促我起床。她的指尖又凉又软，仿佛一条毛毛虫爬过我的两颊。我害怕毛毛虫，从小就害怕。

“我走了，你继续歇着。”南子又对着镜子望，她在细瞅镜子里的自己。

我闭上眼，心里酸酸的。这座陌生的都市，每时每刻都充满了紧迫感。南子因为上班时间太紧张，常常耽误功课。我还比较幸运，打工的任务就是每周给 Godiva(戈黛娃)上两次课。一般都在周六或周日，还算轻松。

南子边出门边嘱咐我说：“吃点饭，好好睡一觉。写作固然